

探路記

探路記

排沙格山名在
下南掌

西弓卽西貢亦
卽上文帥岡之
對音

柬埔寨治以北探路記卷二

目錄

由盎高爾回柬埔寨隆又上溯至排沙格
信宿於排沙格以分探斯登吞阿刀卜
及西弓山谷之野番部
詳論排沙格奔山間湄江左近商務

由盎高爾回東埔隆又上溯至排沙格

盎高爾一帶稽留未久，尙未詳細探明，所有古蹟載記綵繁，耐人考索。且自野林行出，忽見熱帶所產各物，煥然一新。如夢初醒，雖于草地偶拾片瓦，親見其雕鑿精工，勝讀考古之書數卷。屢次聞特總辦朗聲宣講，引余等考證古蹟，然速欲趲程，無心留戀。

七月初一日早，十點鐘備齊象疋，于廟場往新略潑。午刻，與新略潑酋話別，行至炮台對面，因水方漲高，可由盎高爾直達大湖。氣候炎熱，令行人倦而思臥，無游一曲水濃陰之興。

同治五年之七月

水鳥飛鳴，與人親近，傍晚宿第二十七號船。

初二日，晚泊柬埔寨之前柬埔寨隆鎮，一帶市廛，沿岸平行，高于左右之地，凡柬埔寨治安南之鎮市，皆築于沿水，大畧相同，唯安南之屋築于隄岸，而柬埔寨治之屋築于沿岸，木椿高于水面六七尺，初疑木椿以避海潮，而實則避蛇蠍螞蝗之類，自余等啓行，水已漸漲，未能往探，柬埔寨隆之左近，只有一高隄，可達烏柬，此路與柬埔寨治無甚關係，因近日東國王已遷都于奔山也。土名百囊奔循隄而行，左邊見一崗，三頂平列，名白里亞里，叻山自盎根王以後俱葬此山之下，其崗最高處，舊有

明神宗萬曆二年

一廟與盎高爾廟同時建造。柬埔寨治王于一千六百年，又造新廟于旁。其時第三十二號砲船靜候于柬埔寨，特總辦將是鎮之法國房屋交付接手之人。

初五日，第二十七第三十二兩砲船同往奔山，與柬王淖羅達話別。從柬埔寨隆至奔山，沿湖梢之右岸花圃，與鎮市絡繹不絕。其中有比捏盧鎮爲柬國天主教之首邑，埋葬教士甚多。一千七百年間，荷蘭人攻克馬洛申之後，有教士保羅大告士達避兵於此。宕薩臘教士未陞帥岡教主之前，亦居于此。午刻泊于噶脫爾卜朥。譯言四臂其抱角處之上游，築有西國

大清道光十四
年

式之行宮，一帶江岸風景，最爲幽勝。奔山在火河、湖梢之合流處，日後必爲商賈薈萃之區。惟視法人在此能否立腳穩固，調度有方，以爲之轉移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暹羅人未燒之前，奔山有居民五萬，此民爲東江沙洲中最雜之種。有中國各省及安南、柬埔寨、暹羅、巫來由、印度之民，皆溷迹于此。中國人在此，最爲靈敏，善謀生計。其次則安南人，善于操舟販貨，以與安南、南境貿易，且可捕大河之魚。又次則巫來由人，專販歐洲之貨。又次則爲土人，販中國之磁器、陶器、藥材，及銅錫器。又販法藩部中印度雜貨、英國棉貨，及各種酒。

黃豪伯西轡日
記云緬甸昔分
三國曰阿瓦曰
阿拉干曰祕古
各不相統恒相
爭奪乾隆年間
祕古約荷葡二
國之兵攻緬陷
其都城擒其國
王突有阿羅班
部一小官起義
恢復自立爲王
其子山巴嗣位

在奔山街市採購物件見商於南掌之華人告特總辦云與
柬埔寨交界之江谷銅絲甚貴余等恒往商販

初六日特總辦帶余等見柬埔寨王王甚殷勤令舞女跳歌
相款演舞甚熟余等細察此戲必自印度來蓋中國及蒙古
俱無跳舞之法也所備茶點心惟柬王與余等得以食之及
特總辦與王分袂意甚戀戀因特總辦曾爲之畫計以理國
事也國內多反側布岡卜率籐牌兵一隊方與王族仇殺蓋
今王淖羅達係其父未爲柬王所生且爲盎根王之遠族是
以國中時有衅爭又因淖羅達改習西國風氣用度浩繁欲

復滅祕古東盟
越南南服暹羅
兵強莫敵其侵
犯中國亦在此
時山巴領沒弟
匪底拉宜嗣位
乘勝併兼阿拉
于加渣爾加包
諸部云云此書
稱盎根王即阿
拉千三字之對
音也三字急讀
卽成盎根
志畧云暹羅西
南有斜仔六坤
宋卡大啤吉連
丹丁噶奴諸番
部皆其屬國云
云此台甯當卽
大啤二字之對
音

加征進款增權華商重稅羣起怨言布岡卜乘隙興兵欲免
重稅附從者揭竿蠡起台甯部居民稀少柬埔寨治人居多此
爲安南部中地廣人稀之地新匠派往省城作工工價太苛
民亦懷怨布岡卜賺殺柬王所派拉爾格老之船主柬王發
兵討之副將馬先士敗績拉爾格老及馬先士皆法人也布
岡卜遂直搗柬都以攻王族惟特總辦熟悉柬境情形且與
官民交好不但有益于柬國且有益于安南之法藩此次游
探法國家旣已議派而柬國之亂法國家早未計及其時淖
羅達遷于奔山所以遠避逆黨而欲藉法國兵船之庇護也

瀛環志畧云暹羅都曼谷此本告克卽曼谷之對音又前後文多作曼谷

其考斯麻船自暹都本告克駛回泊于岡保帶有黃金及路照俱寄往奔山余等已檢查收訖東王贈特總辦黃金一條以誌系念之情總辦却之因法人向例不便受人財幣也

七月初七日午刻裝束行李將第二十七號砲船以載在事人及雜物第三十二號砲船爲保氏延所帶均自奔山開輪東人阿通事因鄉親勸阻不願隨行幸有南掌阿來非部人住居東國多年之阿來非願移充阿通事之職特總辦與之說東國言語頗爲諳熟且備知前途之風土民情船主保氏延新接特總辦之任願陪送一程以表愛戴之忱距關不遠

兩船分道，第三十二號船升砲四聲，彼此下旂作別，而船人齊聲祝頌平安，遂一船獨自前行，天氣清朗，江流滾滾，

次日黎明，左邊過蘇登羣島，又前行，見巴先山岡，蘇登羣島產棉甚多，且爲形勢之地，至豐乞郎略息，

初九日，舟抵克肫氏，卽江左岸東境之鎮也，是鎮之南盡處，有王宮一所，余等宿焉，以待尙保桑抱之部酋備雇上游民船，因已抵桑泡爾之急流，爲可通輪船之盡處，特總辦願飭愛司已捏將砲船再向北溯，俾余細探急流之狀，以試小輪船可否通行。然第二十七號之船身汽鼓，係咸豐十年在燕

志畧曰據海國
聞見錄則真臘
在國初尙存
小國今則爲越
南之嘉定省蠻
觸相爭向無入
告故占城真臘
之亡於何時竟
未有能言之者
余案此書之帥
岡卽越南之嘉
定故地粵人稱
曰西貢卽帥岡
二字轉聲同治
初年越南割南
方嘉定六省以
與法人立西貢
一阜乃古之日
南九真及占城
真臘地

台裝配年久繡蝕，苟渡此急流，未免危險，遂不復北溯，各作家書，以寄帥岡。

七月十一日，令炮船開輪駛回，到來爾患病，特總辦擬遣回帥岡，到來爾堅意同行，幸數日卽愈，特總辦探問布岡卜之事，聞布岡卜率衆將佔廢炮台一所，此台距江左岸不遠，卽昔之王宮也，旋被脫旁芒官兵敗之于台甯，故此間不致爲行旅之阻，惟有整頓前駛而已，所雇民船八號，逐一配置，以過急流，凡湄江之船，皆以獨木斲成，長計十邁，當至十八邁當，兩旁以竹爲舵，水手可以行走，船之後身，尅寬而平，其後

置舵，船上有蓆篷環蓋，克肫氏小鎮居民四五百，貿易甚淡，沿江處有零星小屋，屋旁多花果，屋後有小山隆起，山後平原間有稻田，土脈膏腴，農工極惰，東國境內地多礦脈，田多穀食，地方官徒知中飽，而國人疎惰成性，不事經營，反游獵于叢林灌木，殆亦在上者未嘗督率之耳。

七月十三日，余等上船，特總辦之船懸以法國主旂，午刻過急流，各船俱卸去貨物，篙手上左岸繚之，每船篙手少至七人，多至十人，是日行不多程，至桑抱爾暫息，抵左岸支流，潑里香比口宿焉，是處始見尙保桑抱爾之急流，余等以圍包

粟之竹籬爲床，地勢野曠，蚊蚋甚多，且夜雨淅瀝，終夕不得成寐。

次日又行，江流漸急，水漲五邁當，浮有兩岸坍下之樹根，其水淺時所見之礁石俱沒于水，但見樹杪簇簇，招搖水面而已。船行一埋耳，始見左岸，苟此處試駛堅固之小輪船，想亦不致礁淺之患。總之，此處水愈漲高，急流愈緩，晚五點鐘已抵桑抱耳，亦爲柬國境內要地，尙保桑抱耳之部酋駐于此邑，款待總辦情誼周摯，余等歇息頗爲安適。總辦以飛禽數頭，果實數品，手槍一柄，報之。部酋挽留信宿，余等急欲前行。

按路言 卷二
次日啓程，桑抱耳部內多樹林之產，如舙膠漆鹿皮之類，有路可達內地，野番爲販買奴婢之道，尙保桑抱耳爲奧各那黃，卽國中大庫之意。

十五日十一點鐘，行出桑抱爾江中多小島，一路探測水勢，絕無居民，但有叢林，可以娛目，其最大之樹名曰治豪，中國印度之南境俱有之，其一樹每高三十邁當，約有中國十丈，可造極大之舟，有巴朗樹，可作此船之艚，有庚克斯樹，可抵烏木，以作庭柱，永遠不朽，此三樹，惟治豪爲土人所常用，此種樹身，土人每鑿洞以取樹油，洞外用葉蔽之，以避雨淋。

七月十六日，遇急流甚險，江中礁石，瞬息沒水，但見樹杪招搖水面，滾滾黃流，一望無際，未知何處是行舟正路。左岸磐石林立，想見江中必多礁淺，舟人以篙探之，水深十尺左右，每點鐘行十六中里，其冒險急駛，已可想見。又益以疾風大雨，不能任我所之，行至支河口，方得泊舟倦臥，幾被巨風漂至江心，船以獨木斲成，帆纜毀壞，一遭風雨，幾無乾處。及繫舟復臥，而林間閃電駭目，霹靂交加，萬谷響應，風水怒吼，終夕不能成寐。

七月十九日，行過急流，江左岸爲柬埔寨治南掌兩國交界。江

右岸爲東埔帥大省，下游不遠，卽底搭縹急流。舟子謂是此江最險處，特總辦命余向西探明。余乘獨木小舟沿小島西行，舟子示余曰：「此處可望見底搭縹，但能遠眺，不能前進。」遂返棹與特總辦商議，待前途可泊舟處，再探江右岸至桑抱爾一帶。

二十日，見江勢向西繞流，旣過急流，又向北行，望見山地高低如浪紋，江水舒緩，景象寬敞。右岸初見南掌民居。

二十一日晨間，望見西弓河及抵河口左岸之斯登吞首邑，晤暹羅之部酋，酋係南掌人，心懷猜忌，初晤頗覺冷淡，余念